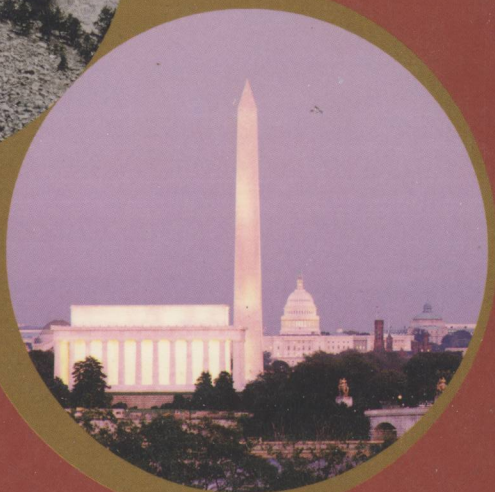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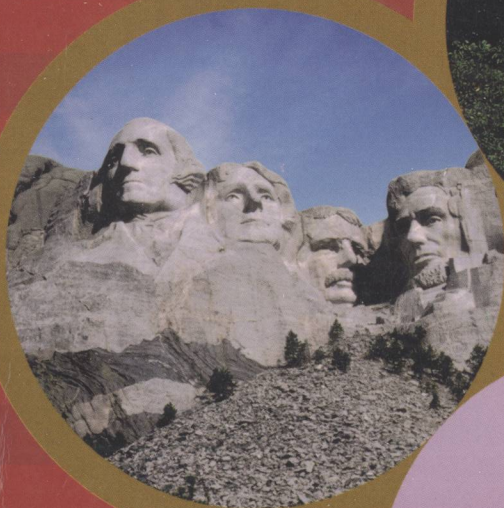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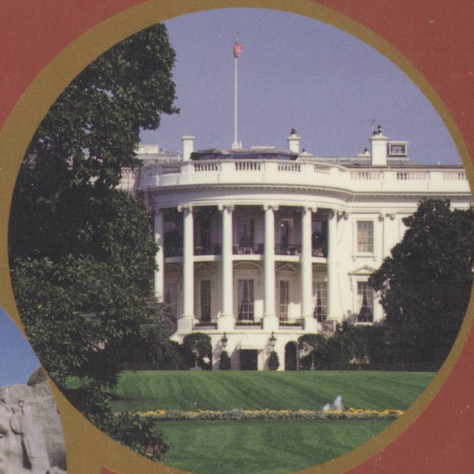


美国总统档案

哈里·杜鲁门



12044 州图书出版社

0504

2-10



第三十三任：哈里·杜鲁门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5)
文质彬彬的男孩	(5)
模范青年 先进农场主	(13)
第二章 军政生涯	(21)
炮兵中尉	(21)
涉政之初	(23)
首席法官 实权在握	(36)
优秀候选者 勤奋参议员	(50)
副总统的极佳人选	(72)
临危受命 公平施政	(98)
第三章 竞选角逐	(117)
西行演说	(117)
绝处逢生	(129)
第四章 治世方略	(151)
冷战与马歇尔计划	(151)
出兵朝鲜	(164)
第五章 在白宫的最后岁月	(272)

第六章 卸任生活	(286)
著书立说 开设讲座	(286)
第七章 情感世界	(288)
执著而忠诚的恋人	(288)
第八章 总统文库	(302)
捍卫民主和机会均等的堡垒	(302)
就职演说	(309)
第九章 评述录要	(316)

第三十三任

开创冷战时代的美国总统

哈里·杜鲁门

=====

哈里·杜鲁门

Harry · S · Truman

绰号：令人受不了的哈里

生卒：1884.5.8—1972.12.26

任期：1945.4.12—1953.1.20

出身：平民

学历：中学

职业：军人（少校）

党派：民主党

宗教：浸礼会

职务：国会参议员、副总统

夫人：贝西·华莱士

子女：1女

著作：《杜鲁门回忆录》（1955）、《困难与希望的年代》（1956）、《杜鲁门演讲集》（1960）

名言：利用先进的科学和发达的工业来改进和发展不发达地区。

二战以后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举“公平施政”、冷战、麦卡锡主义、原子弹、朝鲜战争、马歇尔计划，都与哈里·杜鲁门的名字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位来自密苏里的民主党人，也就成了战后美国最著名的总统之一。他施展才干，审时度势在任内扩大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提高美国人的生活

水平。外交上则全力谋求巩固美国战后获得的世界霸主地位，扶助欧洲和日本进行重建复兴，遏制苏联的扩展，并启动了延续40余年长期支配世界格局的“冷战”。他个子不高，身体结实，步履矫健，也是美国总统中的一个寿星。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就像杜鲁门自己所说的一样，他的童年没什么惊人之举，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文质彬彬的男孩

1884年5月8日，美国总统哈里 S. 杜鲁门出生于密苏里州。他是长子。

对于其名字中间的“S”究竟代表什么，长辈们并没有统一的说法，有的说是代表父亲的祖辈希普，有的说是代表母亲的祖辈索罗门。

儿子是这家人的希望，父亲约翰·杜鲁门当然希望这个小家伙能成为生意场上的好手，如果自己不能振兴家业，就得指望孩子了。

母亲马萨·艾佳·杜鲁门则希望这个眉清目秀的男孩能成为一个有教养、有地位的人。

但这孩子到底将来如何，谁也说不清，谁也没去想。

杜鲁门生在乡村，长在农场，周围的一切给他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印象。

夏天，他看大人们收麦、打场、脱粒、晒草。

秋天，他看大人们摘水果，然后把桃子晒干，把苹果埋在地里，再盖上草和木板，等到冬天，这些果子就可以制成果酱、果

冻或蜜饯。

冬天是打猎的季节，杜鲁门最喜欢看人们在熏烤房里制作火腿和腌肉。

他的外公常带他和弟弟出去玩耍，外公曾经当过赛马裁判，所以一有机会就赶着大车带孩子们到贝尔顿看比赛。

这时，小哈里总是一手拿糖，一手拿花生，边吃边看，还不停地喊着加油。

每当回想起一桩桩童年的往事，杜鲁门就会对人讲：“那时的日子充满好奇和冒险。”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杜鲁门上小学之前，连续发生了几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和性格。

一天，他站在椅子上梳头，椅子不高，他却从椅子上摔了下来，摔坏了锁骨。

另一次，他在吃桃子时把桃核也吃了，桃核卡在喉咙里，差点送了命，幸亏被母亲发现，用手指将桃核抠了出来。

没过多久，他又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父亲为了让他记住这次教训，罚他步行回家。

父亲板着脸对儿子说：“记住，骑不了马就应该自己走。”

杜鲁门一路哭着走回家，母亲见儿子这副样子，心疼地把他搂在怀里，安抚了许久，母亲认为这件事一定深深刺伤了孩子的心。

最关心孩子的还是母亲。

马萨发现杜鲁门有很多地方不对劲儿，小一点的字他看不清，远一点的东西他看不见。

母亲断定这孩子的眼睛一定有毛病，于是带儿子到堪萨斯城一位眼科医生那里去检查。

检查结果使母子俩大吃一惊。

医生对马萨说：“夫人，你儿子的眼球太平了，他的近视非常严重，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必须戴眼镜。”

杜鲁门看着那副镜片厚厚的眼镜说：“这东西是你们大人戴的，可我还是个孩子呀。”

医生把眼镜架在了杜鲁门的鼻梁上，说：“孩子，记住，以后不要到处乱跑，如果把眼镜摔下来，就会扎伤眼睛，那是非常危险的。”

就这样，8岁的杜鲁门戴上了眼镜。

在当时，孩子戴眼镜是很少见的，杜鲁门为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而难过。

头痛、眼花这些不适应倒没什么，习惯后就好了。

最主要的是，他再不能和其他孩子一起参加剧烈运动了，连玩球也不行，因为大夫和母亲已把打破镜片的可怕后果告诉了他。

对杜鲁门来说，这一打击太大了。

他还做着像汤姆·索亚一样去冒险的梦，他是那么崇拜勇敢健康、充满活力的美国男儿，崇拜那些叱咤风云的军人，现在他觉得这些都与他无缘了。

8岁的男孩正是无忧无虑、尽情玩耍的时候，但一副眼镜改变了哈里，周围的人都说，这个孩子戴上眼镜后像小大人一样了。

他不再四处疯跑，不再爬上爬下了。

他大多数时间呆在家里，帮助母亲和管家做饭、打扫房间。

他还学会给妹妹玛丽梳头，哄她睡觉，或带她四处玩耍。

后来玛丽回忆她哥哥时说：“哈里真是个好‘情人’，也许这就是我一直未结婚的原因。”

不幸的事并没有结束。

杜鲁门上小学的第二年，农场流行白喉。

玛丽在格兰德维尤的外公家，躲过了病毒的袭击。

维维安病得不重，很快就恢复过来。

哈里却病得厉害，而且出现了麻痹症状，腿和胳膊都不能动了。

他只得坐在儿童推车里，靠别人推着活动，半年之后才慢慢恢复过来。

母亲日夜为多灾多难的哈里担忧，她精心照顾着儿子，母子之间的感情也与日俱增。

马萨是个尽职尽责的母亲，对每个孩子都很宠爱。

在孩子们心中，她是守护神。

但哈里在她心中占了更重要的位置，她对长子倾注了更多的关心，也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她要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塑造这个儿子。

杜鲁门接受了母亲对他的这份感情，自觉地扮演起妈妈好宝贝的角色，他不想让妈妈失望。

每天，他穿着干净的衬衫，扎着领带去上学，从不像其它孩子那样穿工装裤或牛仔服去学校，也从不和别的孩子吵嘴打架。

母亲让他每周上两次钢琴课，这在当地孩子中是不多见的。

每当他抱着琴谱去学钢琴时，常受到其他孩子的嘲笑。

这时他表现得很勇敢，没有因为别人的嘲笑而放弃学琴。

其实他自己心里也不愿去学琴，他是为妈妈而学，只要妈妈高兴，他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马萨和约翰都接受基督教新教的洗礼，但他们的孩子进的是长老会学校。

在他们看来，通往天堂的路并不只有一条。

外公索罗门从不去教堂。

一次，哈里问他：“外公，你说到底哪个教堂是最好的？”

外公对他说：“所有教堂都想通往同一个地方，但它们必须相互斗争，看谁能有通往万能上帝的秘密通道。”

哈里对圣经的学习是非常认真的，他从4岁就开始读圣经，一直没有间断。

哈里距妈妈心中的好孩子越近，离爸爸心中的好孩子就越远。

约翰不喜欢看儿子这种文质彬彬、唯唯诺诺的样子。

父亲喜欢小儿子维维安。

虽然母亲也要求维维安学钢琴，但他一节课也没上，他说母亲管不了他。

母亲也看出维维安不是读书、学琴的料，就不再强求。

她把心思全放在对长子的培养上。

无论在长相还是在性格上，维维安更像他的父亲。他喜欢牵着狗，背着猎枪，一身猎人的打扮。

当他还是个小学生时，父亲就带他去牲口交易市场，还让他为自己的名字开帐户，看来父亲是把希望寄托在小儿子身上了。

杜鲁门当总统时，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小时候的这些事。在他看来，他当时的表现不算光彩，与他心中崇拜的英雄形象相差太远。但当他80岁时，就不再掩饰这一点了。

一次，他在杜鲁门图书馆演讲，一位小男孩问他：“总统先生，您在小时候是个出色的男孩吗？”

“不是的”，杜鲁门回答，“出色的男孩应该在各种游戏和比赛中都是个好手。他们的拳头很大，而且很有力，我不是这样。我要是离开了眼镜，就像一只蝙蝠，什么也看不见。说实话，我是那种胆小的孩子，如果遇到有打架的危险，我就赶紧躲得远远的。”

以后，音乐便成了杜鲁门生活中的点缀，有时他们兄妹俩弹琴消遣，也是件十分快乐的事。

当总统后，在庆典活动和出国访问时，人们常邀请他即兴表演，他总是非常乐意地接受。

斯大林、丘吉尔都欣赏过他的钢琴演奏。

面对掌声和赞扬，他真要感谢他的母亲。

他弹的曲子大多是在钢琴课上学过的那些成熟作品，或是那些凄凉、伤感的轻歌剧。

就像杜鲁门自己所说一样，他的童年没什么惊人之举，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父亲更是看不上这个女孩子气十足的儿子。

他的命运如何，谁也说不清。

杜鲁门曾开玩笑说，如果不是当了总统，他可能最终成为酒吧店的钢琴演奏师。

1900年夏天，哈里和他父亲赴堪萨斯城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再次提名“伟大的平民”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第二次与威廉·麦金莱竞选总统。约翰·杜鲁门有一位做“庄稼生意”的朋友叫威廉·T·肯珀，此人是堪萨斯城颇有作为的公民之一。而且还是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于是约翰作为他的客人坐进了包厢席位。哈里坐在楼厅时给肯珀跑点腿，觉得特别开心。他记得那个大厅宽敞无比，里面坐着1.7万来人，几乎是独立城人口的3倍。提名布赖恩的发言引发了一场示威，持续了半个小时。

哈里和他父亲宣称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布赖恩的选民”，尽管布赖恩和他的竞选伙伴伊利诺伊州的艾德莱·史蒂文森在11月输给了麦金莱和西奥多·罗斯福，布赖恩却以平民代表的形象成为哈里心目中的偶像。

民主党在1900年的大选时提出了帝国主义的议题，然而得

到全国赞同的却是麦金莱的繁荣说，即共和党竞选中所鼓吹的“盛满饭碗”的口号。哈里家当时空前富裕，他对此是否很了解我们无从知道，但约翰·杜鲁门通过威廉 T. 肯珀这样的“内部关系”搞谷物期货买卖，则正迅速地朝他致富的梦想迈进。

那年秋天是哈里毕业前的最后一年，所以他感到特别忙碌。他和查理·罗斯、塔斯克·泰勒及其他几个人为学校创办了第一份年刊。查理根据坦尼森的诗作《梅林和曙光》将其命名为《曙光》。插图由塔斯克负责。哈里和查理翻译西塞罗的文章《人民之利益是最高法则》，并以此作为学习拉丁文的实践。查理是年级长兼《曙光》主编，他在学业上也是名列前茅。

一连几个星期，哈里和埃尔默·特怀曼一道按照凯撒在其《论评》中的描述，制作了一个横跨莱茵河的凯撒大桥木制模型，他还经常去找拉丁文的“高手”内利·诺兰表姐。当时诺兰家已搬到了北特拉华大街 216 号的一幢木制房子里与盖茨家的宅子相对。最令哈里欣慰的是，贝西·华莱士此时也常去诺兰家走动。“贝西经常过来，”埃塞尔表姐回忆说，“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学了多少拉丁文，因为他们总是玩耍。”哈里学起了击剑。“他有两把钝头剑，或叫轻剑；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一起练击剑。虽然我们对剑术一窍不通，却觉得特好玩，我们在游廊上……，屋子里练，有意思极了……，间或学一点拉丁文。”

进步和新世纪是热门话题。“人人都在高呼‘进步’，”埃默尔·特怀曼在《曙光》中写道，“处处都在发明、改良和革新，这些领域包括武器、热能、照明、食品、医药、建筑和运输。的确，我们是创造奇迹的奇才。除了飞艇、点金石，或‘青春之喷泉’，我们什么都不缺。”哈里抄录并保存他所喜欢的坦尼森的诗，诗名叫《洛克斯莱大厅》，描述了所有即将问世的奇迹，包括飞艇、空战和宇宙法则：

我堕入未来，至那肉眼看不见的所在
窥见梦幻中的世界，及所有即将来临的奇观；
看见苍穹充满贸易，挂着魔帆的商船，
以巨大的痛苦滑落下去的是，紫色朦胧中的飞行员；
听见空中传来呼喊，那如雨般可怖的水珠，
来自各国空中海军的英勇鏖战；
南刮的暖风细声细语地扫遍全球，
各族的旗帜被卷入暴雨雷电；
直至战鼓不再擂鸣，战旗在人类的
议会，世界联盟中不再飘展。
多数人的理智敬畏地将躁动不安的王国主宰，
慈善的大地呵，在宇宙法则的包揽中
就进入安详的梦幻。

全班合影是在学校大门口照的，哈里在最后一排，独自一人靠后站着。骄傲地手执一顶男帽的是埃尔默·特怀曼，他已决定步他父亲的后尘当一名医生。查理·罗斯坐在前排的边上，他两条长腿向上翘起，袜子都露了出来。他即将进入密苏里大学主修新闻。哈里为了照像除去了眼镜。他没笑，注视着摄影师，右手搭在站在他前面的威尔·加勒特肩膀上。此人是班里的诗人，个子矮小，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哈里决定去考西点军校，他和打算去安纳波利斯的菲尔丁·霍钦正通过补习费尔普斯小姐的历史课在为考军校做准备。书卷气的哈里只跟女孩子击过剑，一辈子没打过一次架，还自称怕枪，却认为自己若当不了一位钢琴大师，或许能成为一名将军。

毕业的当天晚上，仿佛半个镇的人都挤进了学校礼堂。女生穿白裙，男生穿硬领的黑制服。用《杰克逊考察家》报的话说，站在台上的毕业生是天底下最漂亮的一群。发言的学生中没有哈

里，他也没得到任何奖章和荣誉。那天是1901年5月30日，是阵亡将士纪念日——俗称装扮日——所以直到天明，旗帜四处招展，乐队演奏的音乐不绝于耳。当时哈里17岁。

□模范青年 先进农场主

由于视力原因西点军校没有录取哈里。此时由于他父亲经济拮据，上大学已没有指望。从圣路易斯回来后，他在堪萨斯城市中心一所不大的斯波尔丁商学院报了一门会计课程，但最后由于学费太贵只得放弃。为了资助家人，他在《堪萨斯城的明星报》的收发室找了份差使。后来夏天快要结束时，一位同学突然不幸死亡，一份更好的工作就落到哈里手里。他们班里的画家塔斯克·泰勒一直在圣菲铁路线上做一名工地记时员。8月的一个炎热夜晚，他在位于密苏里河上游的独立城抽水站附近游泳时溺水而死。哈里在约翰·杜鲁门的敦促下接过了这份工作，对一个涉世不深的孩子来说，这份工作实在是个艰难的开端。

圣菲线路当时正在堪萨斯城铺设双道铁轨。哈里一周工作6天，一天10小时，薪水是每月30美元外加住宿。这意味着他和工友们一起住在河边的帐篷里，每天吃油腻腻的食物和倾听他们的言谈。若按小时计算，他所得报酬比在克林顿杂货店里时好不了多少。工友们的语言大多粗俗下流，所聊内容是哈里难以想象的一种生活。

他记录每个人的上工时间，工友的人数共有400来人，包括赶骡子的、铁匠和主要由流动工人组成的普通民工。他还负责两周发放一次工钱，一般是在星期六晚上在一家酒吧里，这样一来民工就把他们挣得的钱全部喝光，周一便不得不重新返回工地做工。哈里不无悲伤地看到，这一招总是很灵验。

他对工作本身却颇感兴趣。他尤其喜欢独自一人坐在铁路上的四轮小车里在帐篷之间疾驰。而且他与工友们相处的时间越长就越喜爱他们。他管那段日子叫“活生生的教育”，工人们也非常喜欢他。6个月后工程竣工，在大家告别时，一个工头祝他快乐，并当着众人的面大声说，哈里·杜鲁门是个“不错”的家伙。“他从头到屁股都是个好人。”

这是哈里第一次公开受到夸奖。

1903年4月24日星期五，哈里西服革履，黑色制服上衬着硬领，走上堪萨斯城的沃尔纳特大街，去雄伟庄严的国家商业银行申请工作，他从里到外都是个标准银行职员的打扮。

“你善长数字么？”一份两页纸的就业申请表上这样问。他写道，“还可以。”被解雇过么？没有。抽烟么？喝烈性酒么？欠着债么？对这3个问题他都做了否定的答复，然后迅速勾出代表“同上”的破折号向表格下方移动。“你是否赌博过或玩纸牌赌钱？”他又写上没有。“你是否赌过马或以任何形式做过投机？”

我们无法猜测他脑子中是否闪现出克劳德的记忆，但保存下来的表格表明，他显然在此犹豫了一下。他想写点什么——已写出了一个字母的下行比划——但显然又改变了主意，再度划了一个表示“同上”的破折号。回答又成了否定的，这个我们所知的他亲笔写下的最早的符号表明，一旦情势所迫，他可以不说出事实的全部，也表明他亦是个常人。

当问到他是否有奢侈的兴趣和习惯时，他说没有。“你喜欢什么形式的娱乐活动或消遣？”他写道，看电影和读书。“你在哪儿消磨晚上和星期天的时光？”在家。都是实话。

他怀揣一封怀特曼医生写的推荐信，上面说他是个“模范的年轻人”。约翰·杜鲁门走运时的朋友威廉·肯珀从中帮了他一把也是可能的，因为肯珀是银行的董事之一。不管怎样，他以职员